

侠女奇缘

第五十二回 毕归元献图定策 周得胜打店逢凶

话说这追来之人并非追欧鹤，乃是铁头陀被徐三铜铤打了一身骚尿，其味难当，邪法也不灵了，只得回身就跑。来到后院，遇见欧鹤，转身上房。不料欧鹤用铜锥打来，正值他回身上房之时，竟打在粪门之内，连忙拔出，扔了，遂蹿到外墙。他又知钦差仍不在此，且受了伤，又淋漓一身尿，只得忙忙回店。仍是高来高去，到自己屋中，悄悄脱下湿衣，换了身上衣裤，躺在床上，打算主意。想着对张七夸下海口，怎好空回？只好再往殷家堡走一趟。且按下铁头陀欲再往殷家堡行刺不表。再说那欧鹤用铜锥打了铁头陀，他也不知铁头陀为何如人也，不知来公馆何事，只当他是追他，忙忙出了公馆墙，回他原住之处，另作事业，下文再表。

话分两处。再接说安大人在白鹤山住了两天，每日客堂用斋，甚是洁净。所住之屋，松篁交翠，轩宇清幽，到此尘念都消。安公子虽是少年富贵，也几欲乐而忘返。

第三日清晨，静一上人取出五封简帖，上面都写着开封的年月日时，密密固封，说道：“破贼之法，都在此几个简帖上，也不怕他邪术。大人须要好好收藏，就如老僧亲自临敌一般。”安大人忙站起身来，双手接过简帖，谨慎收好，遂即深深下拜，并告辞要即时下山。静一上人也不深留，说道：“怨我不远送了，后会有日。”安大人也不敢再行烦渎，

只得辞出，仍是两个侍者送到山门而别。安大人带了从人，匆匆下山，回到邓家庄。邓九公忙出来接着，问了备细，大家惊异，俱说高僧，赞叹不绝。

安大人当日就与邓九公商议说：“仙筒已得，必有奇验，早为定策。攻破羊角岭，须趁恶僧出来行刺，不在山中，破他的案巢要紧。”又求邓老翁转请谢标、郝武、韩忠与周得胜共四人，同往军营立功。邓老忙差褚一官骑马，于次日清早往各家聘请，大家都欣然愿往。并闻得安大人亲见高僧，得了仙筒，不怕他邪术，都纷纷打点行装，并嘱咐各人妻子，好好管理庄田，以待他日功成名就。那谢琼花又替四人占了大六壬，是个大吉之像。四人与褚一官约定，明早到邓家庄面见钦差，听候行期，留褚一官吃了饭。褚一官饭毕回来，告知他们明早就来。

正说着，庄丁来报，有冯小江亲来下书。安大人吩咐命进见。不一时，冯小江进来，给安大人、邓九公都请了安，又见了褚一官，即忙呈上顾师爷的书信。那信上说的不过是铁头陀环道村公馆行刺之事，并说他走了，必往双流村、殷家堡各处行刺。双流村虽有赵鹏，不是他的对手；殷家堡已命人有了预备。那省城公馆须亲去走遭，趁他不在羊角岭，须早早攻他山寨。若容他回山，就费手了。信上大概言之如此。冯小江又面禀师爷，说：“大人必然见着静上人，若得了他的指教，赶紧攻取羊角岭为妙。若攻羊角岭，必先出告示，使他疑虑不定。现有底稿在此。”说着，由怀中掏出一纸递上来。安大人接来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

钦差大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、山东观风整俗
使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安为招抚羊角岭贼寇事：

窃闻圣世有自新之法，王者无不戒之诛。尔羊角岭一带，为患久矣！本钦差奉上命，以彰天讨，本宜督兵荡平巢穴，但思生吾土者，皆吾赤子，不教而杀，恐伤天和。故特告尔等：夫为贼必不能昌，作乱终须受祸，尔宜速为洗心革面，束缚军前，以求恩抚。釜底之鱼，可免生烹；笼中之鸟，得保死命。倘或执迷不悟，仍肆梗顽，自当尽戮不贷。今与汝约：初限半月，次限十日，三限五日，共限一月之久，相率至辕门受抚。如过期不至，便当亲提大兵，直临岭下，先擒渠魁，次翦羽翼。然后扫荡各穴，子遗不留。尔其勿悔。为此特示。

安大人看毕，道：“告示固好，但俟一月，则铁头陀必回山矣。”冯小江道：“师爷说过，一月的限本是诓他，想那贼人有心归降，早就前来了，不等一月。那一月的话，本是缓他，教他松懈，好从小路而入，作捣巢之计。”安大人点头佩服。冯小江又拿出一个封筒，包裹严密，说道：“此是师爷临行时给的，请大人密启。”安大人收了，即叫冯小江外面歇息。那冯爷出来，与褚一官、陆葆安一同坐下，谈些别后事情。那陆葆安告他白鹤山之事，冯小江也说那环道村行刺之事。彼此说得热闹。褚一官即备酒接风。

次日一早，周三等四人来了，又各带了几个庄丁。饭后稟见大人。天到巳正，恰值开头封柬帖之时。安大人冠带齐备，焚香下拜，方拆开一看，见柬上写着八句词是：“若问扎营，阳谷县东；若问战期，明月正中；若问计策，须用火攻；若问道路，山后窟窿。”安大人看了，心中大喜，即叫过毕归元来，说道：“你在羊角岭多年，必知山中道路。”

毕归元不慌不忙，将一个纸卷呈上。安大人打开一看，大喜：乃羊角岭前后左右全图也。图中所载，详细已极。那羊角岭之山川形势，与贼人之名字形状、道途之远近曲折，注得分明，画得细致，无所不有。因向众人说道：“毕归元真有心人也。”即命随缘秤出二十两银子赏他。毕归元忙谢了赏。

原来毕归元自有心投降之后，即偷着画一图样，后面注明方向，费了好几天的工夫，方才画成写好，今日果然用着了。归元遂禀道：“羊角岭地虽不大，却险峻；人虽不多，却精壮。非有善攻之策不行。况摆渡口有法水拦阻要路，那羊眼渡下水就沉，更不易破，又有两处作眼的小店。那捣巢之计，恐难万全。小的有一策，未免涉险：小的在羊角岭时，无事即向山后闲游。见一小路，系无心而得，实崎岖不易行走，比大路近十几里。那一条路名羊肠谷，无跬步可容，无只身可过，贼不能守，而我等亦不能入。小的有一日在山后游玩晚了，急欲回寺，想起那小路，非缘绳而上不可。寻了半天，才得了一个山洞，曲曲折折，转了好几个弯，忽然一派亮光透入，方出洞口，就到青莲寺后，然已走得力尽筋疲矣。后来又有人说，中间还有一处，通着山外，在羊角岭后下坎，离秦封山不远。小的素来好奇，破了一日工夫，带了两个老道，并带了绳子与钩镰枪，实不容易。及至出山，已经日落，是由山里往山外去的。如今是由山外往山里去，大人派人，那时小的可作领路之人。”

安大人点头称是，遂命人把周得胜、郝武、谢标、韩忠四人叫来。四人闻听大人叫，忙一齐进来，垂手侍立两旁。

安大人向他四人道：“现时趁铁头陀不在青莲寺，必须

赶紧破山寨。若要快快成功，非捣巢之计不可，尤非行险不可。你四人敢领兵深入么？现在毕归元献计呈图，有一条小路，他情愿带领你四人前去。”周三道：“我等既投在大人标下，生死听命。倘蒙大人不弃，肯指使我等，虽赴汤蹈火，捐弃顶踵，亦当甘受，以报大恩。况此计出之顾师爷，定之静一上人，千稳万妥，百发百中，安有不肯深入之理！望大人委用勿疑。”安大人道：“你等既敢深入，须听毕归元指示道路，要依他言语，还须打仗之时以一当百，方可成功。”四人得令，退在两旁。

安大人又将褚一官、陆葆安叫来，命他二人带兵五百，虚张声势，假作攻羊角岭，千万不可轻易过他的摆渡口。他虽恃有法水阻住，也不能不派兵防守，此调虎离山计也。哄他在前面张罗，好教他后面中计。二人也领令退下。又叫周三等四人也带兵五百，仍命冯小江赴营，一面知会徐参将、田总兵二处，那屠寿年老无用，不必派差。又教随缘传话，明日悄悄动身，大家陆续而行，不必同走，恐露形迹。于是分了三起：大人仍带褚、陆二人与随缘等五六个人一起，冯小江与鲍国恩一起，周三等四人与毕归元一起，次日各走各的。

周三与谢标等五人同出了邓家庄，五人五匹马，庄丁在步下，直奔泰安府阳谷县而来。走了两日，毕归元道：“我有个主意。我虽还俗，面貌不能大改。咱们一同走着，恐其遇着羊角岭的人，倒要误事。不如我一人单走，咱们营中见面。听说咱们山后单立一营，不在大人营里。”周三等点头称是。于是打完尖，出店分手。

单说周三等四人上路，他们只带了两个庄丁，只为沿途

服侍，其余都叫他们奔后营单走。那周三等四人走着道儿，说说笑笑，甚是高兴。谢标道：“三哥，你看今天路上为何有这些男男女女？”周周一看果然，并且都捧着香烛，仿佛要去烧香的样儿。韩七过去问一位老者说：“请问今天是庙里有善会么？在什么地方？”那人道：“离这块不远三四里之遥，有一座承福寺，那里有一位肉胎活佛显圣，舍药救人，故此我们都上那里去烧香还愿。”韩七一想，世上那有肉胎活佛，这明明是谣言惑众。周三与郝武听了，尤其不信。那郝金刚就要去看，倒是周三、谢标忙拦他，道：“咱们有公事在身，并且有限期，若作出事来，误了大事，吃罪不小，总以不去为妙。”韩七道：“庙是必由之路，去只管去，外面看看，不必进去即是了。”

大家点头，说着往前走了一会，方才走到庙前，只见人山人海。这座庙并不靠着村庄，一带密密松林，座北向南。庙门口有两根旗杆，三个山门。正山门关闭，走东角门。若依郝武、韩七，就进去瞧瞧。那周三知道其中有异怪，不肯进去，催着郝武大家离了庙前，仍往前行。这庙中之事，后文再表。

且说周三等四人走到天气将晚，面前一条大岭，上得岭来刚一半，看看日已衔山。岭半边有几个小店。周三道：“众位看天已不早，我前几年走过这条路，往前没有店，就是这岭上的店也是新开的，咱们住下罢！”韩七道：“三哥，既然这么说，只好在这里安歇。”又上了几步，有两个客店，小二来兜揽道：“六位客官，往那边宿头远哩，就我家安歇罢，有好房间，有好槽道。”一面说着，就去庄丁手里夺了包裹，一个便来拢头口。周三等跳下马来，谢标道：

“且慢，我先自己看看。”那小二道：“不必看了，只有我家的房屋好。”说着，大家同进店来。只见店中院子宽敞，有一棵大槐树。那树下坐着一个黑胖汉子，袒着胸肚，腿上生着老大一个烂疮，敷些药，流脓出血的难看。他叫道：“客官请进。我起立不便，休罪。”说着，便叫店小二扶着进来，到柜台里。那柜台边有一个妇人在那里做生活，见他们来，便起身接应，道：“客官随我来。”四人看那上面高坡上三间正房，旁边右首一带厢房，左边好几间槽道，还有一条胡同通后面。

那两个店小二牵着四匹马到槽上去，那妇人便引他四人到高坡正房上来，道：“右边这间明亮。”进去看时，上面一张正床，侧首一个小铺，一张柳木桌子，几把椅子。众人看这妇人有三十多岁，生得鼻高颧大，穿一件毛蓝布短衫。此时，庄丁二人已把周三等兵刃包裹，都送到房里放了方出去，又见店小二提了一桶面汤进来，问道：“四位客官吃什么？”周三道：“酒肉我们自己有，你去做四分饭来，多打些饼。”韩七道：“你那新出笼馒头先拿些来，一发算钱还你，我只要白面的。”店小二应了。四人洗完了，都把大衣脱去，又泡得了茶，大家喝茶。

须臾，小二把一盘馒头包子端进来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白面黄牛肉的，共四十个。”谢标拿起就吃，那韩七与谢胖子低着头，只顾吃馒头。

二人吃了大半盘，谢标忽然皱了眉头，口里一面嚼着；一面把那馒头拍开，看那里面的馅子。拍了一个，又去拍一个。郝武看见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莫非有什么缘故？”谢标道：“为何只是肝涅涅的？”郝武终不放心，忙起身进那里

面去。只见那间空屋阴阴惨惨的，没有一物。那个土墙门也无门扇，堆些柴草。再看那侧首墙壁上安着木栅，木栅下面有一块木板，阔有尺半，长约丈余，横卧在墙角边。外面一块青石，挨着那板。郝武看在眼里，他们本是绿林出身，焉有不懂绿林之事？郝武看那石头约有百余斤重，便把这石块搬开，揭起那板来，只听“刮喇”一声响亮，一阵阴风卷起，透进亮光来。原来板的尽头，遮着一个圆溜溜的窟窿，有索头拴着，通出墙那面。郝武低头往洞里一张，大嚷道：“你们快来瞧！”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摇四客人除奸奋勇 两女子摆擂扬威

说到周得胜四人单走，先遇着承福寺，几乎惹出事来。幸而周三有见识，不教进庙，落得平平安安过去。不想住在这个店里，郝武因谢标吃馒头疑心馅子内有毛病，故此搜察屋里。看到那边屋里墙边有一块板，那板里面两根索头拴着，通出墙那面，有个关扳子，把索子往里拉，板便让开；露出窟窿来，往外拉板，仍盖上。这面全看不出，被郝武这一掇，两根索子都带进来，露出洞来。不看万事全休，一看时好不惨人！只看那面低坡下正是个人肉作坊，壁上绷着几张人皮，梁上挂着人头许多，腿数条，两三个人正在那里切一只人腿。洞边靠着一张短梯子。那几个人听见刮喇喇滑车儿响，回头早看见有人张望，他叫声：“阿也！”一个喝道：“什么人敢张望？”郝武大叫：“你们快来，这是黑店。”谢标忙跳出去，拔腰刀就寻人厮杀，周三也拿起钢鞭。那时外面店小二进房来，听得一声，回身便走。郝武抓他不及，吃他走了，便抡那口朴刀，追出上房，庄丁撞了满怀，道：“怎么是黑店？”周三挥手道：“你们两人快顾自己性命去罢！打得脱，前面等我们。”庄丁忙抡刀往外就走。门前有几个火家，知道走了风，齐拿家伙打进来。那庄丁二人不要性命，一路刀直砍出去，倒也吃他砍翻了两个，挣脱身，一溜烟逃走了。随后周三杀出。

这时谢标也杀出了上房去，郝武已跳出空房去。韩七还在屋里收拾行囊，捆好拴在腰里，恐地窄不好使枪，抽出一口宝剑，提在手里，出院来却不见多人，只听那黑胖汉子在柜里高叫道：“四位好汉息怒，且慢动手，请里面有话说。”那韩七粗卤，那里会江湖上结纳的勾当，听了柜里叫唤，提着剑大踏步过去，隔柜就一剑剁去。那黑汉见不是头，又走不脱，忙抢一条门闩来格。怎抵得韩七力猛剑快，砍下去，门闩齐断，那一只左臂连肩不见了，倒在柜里。郝武赶上去，那几个火家被他赶跑。韩七见大汉倒了，正要结果他，只听背后脚步响，忙回身见一妇人，拈一把五股钢叉搠来。韩七挺剑来斗那妇人。那妇人纵入院子中间，韩七横刺着剑，直追人去。那妇人却不是韩七对手，只见店后面七八个火家一齐扎抹停当，拿了家伙杀出来，团团把周三、谢标围住。无如那些火家都是外行，只杀得那些人头颅乱滚，被伤的叫苦连天，各逃性命。那妇人正想走，被韩七用剑削去右手，连钢叉扔了，仰面就倒。又见那黑汉尚未曾死，倒在柜里，挣扎不得。周三赶上，揪起来喝问道：“你那厮开了几年黑店？是谁教你做眼？”那黑汉睁起眼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不必多问！”周三、韩七俱大怒，一顿钢鞭宝剑，将黑汉与妇人结果了。四人去前前后后搜寻一回，不见一人。又去将那被伤倒地的，找补了几下刀剑，杀得尸首满地，血污狼藉。

周三道：“眼见这厮们还有后门，吃他逃了些个，我们快走罢，恐他勾了兵来。”连忙去槽上牵了马，好在鞍子都未揭去，忙忙打好两个包袱，又去替那庄丁拿了包裹一切行李，拴在马上，又去提了各兵器，四人各上了马，走下岭

来，却不见两庄丁踪迹。郝武道：“他二人不知怎样了，是咱们害了他们了。”走下平地，不敢多待，恐有人追。又走了里余，只见前面林子里两庄丁在那里探头探脑。大家见了欢喜。周三问道：“你们两不曾伤损么？”有一个庄丁道：“左边臂上着打了一下，吃我们走得快，还不怎的。”谢标道：“我们须快走，防着后面追来。你们可跟不上我们的马。”两庄丁道：“不妨，四位只顾走，我们加紧赶就是了。”六人紧走了二十余里，方缓缓而行。周三道：“我们倒不是怕人追，只是有正事在身，晚饭也无处吃，只好连夜走罢。”

四人马不停蹄，走了一夜，渐渐天明。恐怕亮了，有人瞧见他们身上脸上血迹，可巧道旁有一道小河，四人洗了脸上手上的血。又打开包袱，换了衣服，这才遇见镇市，已到阳谷县关厢。四人商议道：“我们不如找店大大歇息，饱餐一顿，睡他半日，再奔后营。”四人都欣然愿意。此时已是辰初时分，寻了个大客店，四人下马。店小二接了头口，进去找个干洁房屋，大家洗脸吃茶。周三就叫店家做饭。谢标道：“我先不吃饭了。”便去包袱里抽出薄被来便睡。韩七等饭未来，也就睡着。须臾，饭来了，周三将他二人叫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咱们闹了一夜，也真乏了，不如命庄丁一人到大营问问大人来了无有，通个信息。咱们在此住一天，也放心安稳。”谢标一听先愿意，连声称好。大家依了。

且不言周三等四人住在阳谷县关厢店中，命庄丁往大营报信。且说安大人命冯小江、鲍国恩走后，又住了一日，这才起身，带了褚、陆二人与随缘及一个马夫，仍乔妆改扮而

行。过了崇武驿，第二天早行，路上行人甚多，到杨柳店打尖，随缘服侍用了早饭。向来是安大人与褚、陆一同吃饭。这天用毕饭，吃着茶，店小二过来问道：“三位客官不是来瞧大言牌的么？若瞧大言牌，好给爷预备晚饭。”陆葆安道：“什么叫作大言牌？”褚一官忙拦道：“我们有正事，管他什么叫大言牌，我们瞧它作什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大言牌是百年难遇的事。”褚一官笑道：“别像前番老爷子上我们那里去，路过涿州，也是打尖，叫店小二蛊惑的住了一天，往天齐庙瞧凤凰，小程师爷也说要去。到了庙里，凤凰也没瞧见，倒把暖壶马褥子都丢了，把他华太舅气得不得了。”说得大家笑了。又喝了会子茶，随缘伺候动身。一出店门，只见男妇老幼挨肩擦背，都是看大言牌的，一路随同。

陆葆安到底把大言牌打听来了，原来是打擂。好在是顺路，走出三里多远，早望见一座大庙。庙前一座高台，台前两根旗竿，竿上扯起黄布长旗。堪堪走近，只见旗上现出斗大的黑字，一边是“任四海狠男儿争夸大口”，一边是“遇两个弱女子只索低头”。陆葆安道：“不想是两个女的，这也奇怪。”安大人道：“休看轻了女人。”葆安想起十三妹前事，自悔失言。安大人也没理会。及至走近台前，只见东首台柱边放一只朱红木斗，斗里插着一根红竹竿，竿上五色彩线，穿着一扇锦边绫面的竖头牌，随风飘扬，上写“大言牌”三个字。褚一官笑向陆葆安道：“你若肯出场，便可先打碎此牌，后上台比较了。”陆葆安笑道：“若非有正事，真要上去试试。”说着，抬头又见台上一个大匾，上头罩着大红全幅彩绸，底下露出四个大金字，是“天下无双”。安

大人也笑道：“这真是大言不惭了。”台柱上又挂着一副板对，上写着“踢倒南山擒白虎，踏翻北海捉苍龙”。台上设着三副座头，正中一张交椅高高架起，在一个盘龙座上披着绣金红缎椅披，坐垫两旁两张交椅，后面一字排着四枝豹尾枪。东边斜摆一张红柜，上有天平、戥子、笔砚等物。柜边又是一字排着四张椅子，西边斜摆一座架子，插着各件兵器。飞角四柱俱有彩绸，台顶不露日色，下面铺着绒毯。四面游人拥挤，语言嘈杂。远远搭着篷帐，卖茶卖酒的不少。又有撑着伞、摆着摊的，各样买卖，酸梅汤的铜瓯儿响成一片。那庙里不知如何，也没有工夫去看。

不一时，人声鼎沸，远远的彩旗摇曳，鼓乐喧哗，两枝号筒吹得高一声低一声，又排着几对枪棍。只见前面两个女子俱骑着细鬃白马，后面一人有四十上下，骑着黄马。到了台前，各自上台。那四十多岁的居中高坐，两女子列坐两旁。看那居中的白面长髯，是个英雄模样。两女子也有六七分姿色。三人上坐，那两枝号掌了三声，便发起鼓来，也擂了三通。台上的人喊一声，把台下的众人嘈杂都禁住了，静悄悄的没些声音。只听那居中的人道：“在下姓欧，名叫欧鹏，东昌人氏，常好交天下侠义。今特带着两个亲侄女，一来访我亲兄，二来借此结交朋友。如有精熟技艺、练习拳脚之人，不妨上台领教。”说完，台上的人又齐齐发一声喊，只见人丛里早挤出一条大汉，跳上台来。那居中座的人立起身来，把手一拱道：“请坐了。”那大汉便向柜边坐下。那柜上的人敲着天平，那大汉身边摸出四五锭小银。那柜上人撩下天平，提出戥子，称了一称。在柜内也取出一封银子，问了大汉，拿了纸笔，不知写了些什么，叫大汉画了押。

便听见起号连掌三声，许多人喝一声：“放打！”就那喊声，右边坐的女子把身上衫裙脱去，露出短打扮。大汉也剥去身上布衫，露出一身黑肉。两人各立门户，走到中间。那女子两手紧护小腹，卖个上身破绽。这大汉就使乌龙探爪去抓他杏脸桃腮。女子忽地一闪，蹲着身子，使了喜鹊登枝，把小脚尖跷起，觑定大汉肾囊，假意虚挑。这大汉忙使金鸡劈腿势，把右脚尽力一撩。那女子霍然仰卧，两腿放开，使一个玉蟹舒筊势，猛向大汉裆中一脚，把大汉踢得蹲在地下，扎挣不得。那女子笑吟吟的站起来，慢慢穿了裙衫坐下。这大汉苦淹淹挣下场去，堪堪待死。台下众人齐声喝彩道：“这女子好手段！”

正喝彩未绝，台东边早飞上一个人来，手捻一锭大银，“铿”的一声响，望天平里掷去，把大衣一脱，就去与那女子放对。左边女子也忙脱了衣裙，便大打起来。安大人与褚、陆一看，一齐大惊。安大人便悄悄拉了褚一官一把，三人忙忙上马，望下路而行。不知那台上之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二欧创业太平滨 四将偷渡羊肠谷

话说安大人拉了褚一官一把，悄悄说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陆葆安也会意。于是三人匆匆上马而行，只有随缘正看得高兴，不知因何三人都要走，无奈也跟着走罢。安大人走出多远方道：“我看上台的那个和尚，好像是铁头陀，万一他是追咱们来，若叫他看见，许多不便。”陆葆安道：“若论动武，我也不怕。只是他有邪术，就不容易防备了。”原来他三人见东边飞上台去的是个头陀，甚是凶恶，疑心是铁头陀前来访钦差，故此忙忙走了。

看官，要知道那上台的果是铁头陀。他倒不知安大人在此，他由双流村行刺无成，又要往殷家堡，一路款款而来，在崇武驿住店，就听见纷纷言讲杨柳店西边立了擂台，有两个女子，人才出众，武艺又高，摆了四五天，并无对手。他心中想要结识他们，作个膀臂，因此以打擂为名，有心交好。及至上台动起手来，果然他不是那女子的对手，只得念咒，将女子咒倒，晕迷不醒。那居中坐的男子正要动手，他摇手说：“不必。”两人三言两语，讲得投机。他将女子救醒，擂也收了，彼此同到那大庙中去了。

从此铁头陀与欧鹏订交，一连住了两天，不过讲些江湖上义气。两人就联盟，铁头陀为兄，欧鹤不在场，也算上，那水仙、海蟾也拜见了伯父。正要分手，不料欧鹤找来，因

他爷儿三个打擂扬名，故欧鹤容易找了来。欧鹏给他兄长与铁僧相见，说起联盟，二人更异常亲热。欧鹏就叫水仙、海蟾去做晚饭，打酒买肉给他哥哥接风。三人喝酒谈心，说得投机。欧鹤就问铁头陀从前作何事业。那铁头陀说起羊角岭如何占山，两处如何行刺。欧鹤想起双流村晚上之事，说明了，三人大笑。欧鹤也说起兄弟二人空有本事，三十多岁未立事业。欧鹏告诉他兄长：“前些日子二位师父由江西找到东昌，命我找寻哥哥，替你我占了奇门，说叫你我一齐投奔西南太平滨清水寨，就有立身根本之地。从此可遇机缘、得好事，千万不可不信，吩咐了又吩咐。水仙他二人又急于寻你，我故此带了他二人。才出来，无奈那太平滨不知在何处。”铁头陀道：“太平滨我却知道，那里有个清水寨，寨主名叫侯蒙，武艺甚低，与我认识。他那里是个水寨，一片水有五十里。靠北有座大山，外头有竹城，天生的竹子围护，里面堆积粮米甚多，还有果木，又有水稻，极好的产业。二位贤弟若得了这个地方，颇可终身受用。那侯蒙决不是二位的对手。只有愚兄万不可去，有我在内，倒不好与他翻脸。明日，咱们就走。我上我的殷家堡，你二人奔清水寨，改日再去贺喜。”二欧喜之不尽，三人一宿无话。次日清早，三人分手。

且说二欧带了水仙、海蟾直奔清水寨，依着铁头陀告诉他们的方向走去。第二日正往前走，眼前一带密树林，远远有河一片。刚走到树林，只听里面一棒锣声，出来无数的人，把他们去路挡住，各执刀枪棍棒。为首有一大汉，身高八尺，粗眉大眼。手使一条枪，一声喊嚷说：“对面小辈，趁早留下买路金银，饶尔不死！”欧鹏上前，用单刀指着说